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沉香街

江南通衢，有街名曰沉香。詢土人以命名之義，云富家子，金姓名不換，蜀人，美丰姿，財雄於鄉。年二□，偶閱畫圖，慕江南風土之美，金粉之麗，山川之秀，遂挾重資學賈。偶游於此街，經桃花門巷，忽一荔枝殼墮肩頭，仰視之，珠簾繡閣，一美女子憑欄，顧之微笑，訪而知為娼家，乃第□三女素嬌也。釵光鬢影，魄蕩神迷，遂入院。女笑迓之，肅入己之繡闥，別有洞天，茶鐺沸鼎，香罨棋枰，弦索互弄，錚錚然。生惑之，幾不知身之所在。旋即開筵，酒肴精絕，雛姬五六輩來，互相侑殤，或素之姐，或素之妹，疊媚之。生微吟「除卻巫山不是云」句，眾遂哄散。酒闌人靜，解衣入帷，素出□洲春冊，照譜為之，魂更銷矣。由是遂假館素嬌家，不復事貿易。資耗盡，素憂之，生曰：「卿無憂，吾家雖不及鄧尉石崇，然西蜀亦著名富室也。我以貿易為遊戲耳。盍暫歸，取重資，當訪天台。」素涕泣曰：「妾已委身事郎，誓不再作章台柳，但恐瓜期屆而郎斷尾生信，奈何？」生誓以天日，曰：「劍欲會，鏡欲圓，請留一信物，以當左券。」生笑曰：「小生囊橐，盡入卿家，更有何長物可贈？」素曰：「請鑿一齒，以昭踐齒之約。」生怯痛，素即嬌啼，曰：「郎非真愛妾者。」生恐拂其意，即忍痛與之；素喜，藏諸妝台。治酒餞行，諄諄訂婚嫁，臨別啼哭，生衣袖盡為素淚濕透，生亦泣。榜人催再四，始判袂去。

歸則出資，盛備青廬洞房所需者，費二萬金，將買舟往迎桃葉。友人勸誡曰：「錢樹子，多不義，所以戀戀者，為有劉淖錢，非為潘安貌也。」生不信，卒治任往。巴峽下流，匝月即到，甫登岸，猛憶友人言，未卜素嬌之意誠否。遂敝衣囚面，攜筐持竿，詐為乞丐，詣素家。

素方坐大賈懷中，持爵勸飲，驀見生，若不識，詈嫗曰：「姆姆，病盲耶？若不驅出，便嗾狗齧脛股，無悔也！」嫗果持杖逐之。生哀呼曰：「姐姐莫打，我金不換也！」嫗與素審之確，問何一寒至此。以途中遇盜對，素問：「爾至此，尚欲何為？」曰：「來踐卿約耳。」素笑曰：「我金玉錦繡中，尚三日兩日病，能為丐人婦耶？請君歸休，勿妄想！」生遂哀哭曰：「明知婚媾難，但不久填溝壑，乞卿垂憐，賜一殮具費耳。」素冷笑曰：「幾見勾欄門，化作施材局，恐市上木空矣。」生又蹙額曰：「小生兩日無一餐，腹鳴若雷，乞卿賜一飯，俾作飽鬼，瞑目耳。」素不應，嫗意若憐，以剩羹雜飯，貯破窰器，折稗與之食。生且吃且請，曰：「約既毀，小生一齒，須見還也。」素命嫗捧巨篋出，其中人齒列貝，若貨假藥者。生大怒，擲器拂袖去，將履闖，聞素在內大駭曰：「花郎好性氣！」

明日，盡攜所帶，命人陸續扛至素家門首，繡裳珠履不計外，中有沉香牀，窮極雕鏤，費數千金，縱火焚之，烈煙亙天，香聞□里。素聞之，遂自縊。嫗哀生，生轉厚瘞之。噫！榮陽生豈少也哉？世無李娃，幸勿浪作墜鞭人耳！

又聞姑蘇曾有一娼，名香儂，居通衢，朱門洞辟，牆懸虎牌，門首黏示條，屏縫緘丹封，蛇鞭雉帽，赫赫炫人。司閽者龐然坐視，耿耿如羅剎。香儂小有才，凡佳客到門，必坐與司閽者語良久，詢明來歷，然後具稟，稟云：「敬稟姑娘妝次：敬稟者，頃有貴客，貌比潘安，富同陸賈；身有衣而楚楚，家有粟而陳陳。面同李貌之柔，貨定張驢之大。請添樹上錢，勿韞積中玉。乞伏照驗施行，准賞雲雨，曷勝恩戴。」云云。須臾擲出批云：「據稟已悉，細勘來人，貌既不揚，衣又不華，錢必不多，不准。云云。該毛勿得妄瀆，此檄。」

慎儂氏曰：娼家錢樹子，認錢不認人，此故態也，何足奇。所奇者，金家郎，迢迢巴蜀，垂到姑蘇，忽然醒悟。饑來驅我，得卿卿數言，能令千古有情人，憐香惜玉之心，一齊灰死。當其拉雜摧燒時，想諸天菩薩，聞香而來，必合掌而作誦曰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登徒之流，大家來看。噫！火中燒出青蓮花，敗子回頭金不換。」